

稗海

精粹

闲话民国



统编章伯锋

编者吉迪



稗海精粹

闲话民国

统编 章伯

编者 吉

四川

人民

网址: [http://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蒲其元 刘桂莉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 稗海精粹 ·

闲话民国

统编: 章伯锋

编者: 吉 迪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华川电脑印务中心照排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89 千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713-4/K·636

印数: 1-3000

定价: 26.00 元

编者的话

《近代稗海》编辑出版于 80 年代，前后陆续有 14 辑问世，然事隔多年，目前书店已很难见到。编者不时接到热心于此书的读者，询问是否有新编各辑出版，有的读者为觅购此书而屡屡来函。现四川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近代稗海》的选编本，以应读者之需。全书共分 5 卷，一、落日残照紫禁城——清宫秘史纪实；二、晚清民初政坛百态；三、闲话民国；四、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五、近代中国社会面面观。所收篇目除一部分转录《近代稗海》出版之各辑外，大部分为新选辑自解放前后出版的（包括港台版）笔记、杂记、杂史及有关文史史料刊物专集上所载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并有摘录自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的写实报道，以及新旧地方志的资料。内容多为正史所不载，或记事略而不详的史实、记事，如清宫典制、掌故，宫闱秘闻，王公贵族生活，政要人物遗闻、轶事，政坛内幕，军阀兴衰，遗老政客生活百

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婚礼、丧仪、风俗民情，以及帮会、流氓、妓女、乞丐、赌博、毒品等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写实记述。凡收入本书各篇目，多属史料笔记性质，并非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其内容多可为治史者参考。读者在浏览阅读时，可从中熟悉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扩展视野，增广见识。

全书策划、统编由章伯锋负责，各卷编者：第一、二卷庄建平，第三、四卷吉迪，第五卷卞修跃。

编 者

1999年4月

2603/21



新华秘记	许指严 (1)
辛丙秘苑	袁寒云 (117)
宋教仁被杀之秘密	周南陔口述 (155)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	吴 虬 (169)
丁巳复辟记	冷 汰 (235)
张宗昌下江南	万墨林 (247)
禹县屠城记	(271)
直系军阀孙传芳血溅经堂	(286)
“混世魔王”尸横济南城	杜春和 (301)
“东北王”张作霖兴衰记	庄建平 卞修跃 (310)
民国纪闻	

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	(340)
小叫天小传·····	(344)
大力士霍元甲传·····	(350)
模型李 泥人张 挂钩詹·····	(351)
达赖十三世转生后身寻获·····	(354)
至圣奉祀官孔德成结婚盛况·····	(356)
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	(357)
兵匪横行 吏治腐败·····	(360)
招商局腐败之写真·····	(363)
民初改革币制史·····	(369)
上海邮话·····	(378)
汽车物语·····	(381)
菜市口刑场·····	(383)
神秘的当铺·····	(387)

新华秘记

许指严

说明：许指严，名国英，江苏武进人，其生卒年月无可考，生平事迹亦不详。从他的著作中得知，他是“江左名流”，“久客春明”，熟谙清廷掌故及民初政坛轶闻，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他的著作甚多，计有《南巡秘记》、《十叶野闻》、《指严余墨》、《复辟半月记》及《新华秘记》等多种，都是属于稗官野史之类。

《新华秘记》前后编，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初版发行，书中详记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各种轶闻及其私人生活。据作者自述，当袁氏称帝时，他正患病，不在北京，“不复亲睹内幕”，袁世凯失败之后数月，他才来到京城，开始对这一历史的丑剧追加记录，于是在“友朋设宴之余，里巷传布之末，经过遗台老树，或泥爪宛然，偶读断简残编，亦征信未远”，“掇拾丛残，绩此袜线”。书中所记袁氏的官场秘闻、私人轶事和家庭的生活细节，虽得之于社

会传闻，里巷琐谈，但当时的北京人对此记忆犹新，有些人还身预其事，因此这些传闻琐谈，其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大多可与历史事实参证。蒋抱玄在序文中称赞它是“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与坊间行本宫闱秘史等，有天壤之别”。书中某些具体情节的描写，出于作者的发抒，迹近于小说，虽不能尽据为信史，但却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对袁世凯的憎恶情绪，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舆情。作者文笔流畅，注意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刻划，尤其是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的权诈、桀黠、残暴、阴险以及对洪宪帝制推波助澜的各种人物的记述都颇为生动，读来饶有兴味。

今选录有关帝制部分，整理刊出，以供参考。整理者顾菊英。

瘦马阴谋

友人薛君为予言，袁氏实排满倒清之主动人物，且惟一实行家也。薛固久任袁氏幕僚者，予挖其辞，而知其必确能见地，因详叩之。薛曰：“此事在当时绝秘，洪宪盛时，尤罔敢道只字。今洎上之墓草青矣，言之固无害。且日人稻叶君山著《清史》，已略揭其隐，惟内幕未尽披露。今破工夫一道之，为子《秘记》作资料，可乎？”

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

庚子拳匪起，袁方任鲁抚，独不附和诸亲贵，而与东南同盟，为河淮间保障，使义和拳之坛案，不敢越雷池一步。诸满

人衔之甚，必欲杀之，特以在外省缓焉耳。惟荣知袁有隼才，私相倚庇。袁亦感激，故未遽萌异志，且以为满员中尚有人也。时端、刚等私缮一书致袁，速其赞成拳匪，并令调和江、鄂两督，须一致排外，否则即将复更其位置。袁意颇动，乃遣心腹走京师，私询于荣中堂，愿听指授机宜。荣乃以“守定主张，顾全大局”八字报焉。袁遂决计拒绝拳匪，与诸亲贵抗衡，皆荣相力也。时革命党之旗帜，时揭起于滇粤间。及回銮后举行新政，势益飘骤，袁知大祸将至，尝因燕见荣相，从容进言曰：“国家大计，当防患未然。今默观兵力财力，及民情舆论，较之庚子以前，大相径庭矣；强邻逼处，复在在棘手；而党人俶扰其间，东窜西突，其势未可扑灭，一旦变起，恐非教匪发逆之比也。公忠诚体国，历有年所，似宜早为根本解决，俾祖宗基业，磐石万年。某愿奔走疏附其后，万一不效，亦有以答皇太后、皇上之恩遇耳。”荣沉吟良久，喟然曰：“君言良是。予亦知近日朝廷敷衍新政，浮费无益，但皇太后春秋高，狃于成见，未易破除一切；皇上败于前事，威信已堕，便不足言矣。予幼蓄于太后，虽贵显，殊无特异之权力，且老矣，尚何能为。他日继吾志事者惟公，幸好为之。此时尚非机会也。”袁俨然起谢，既而曰：“立宪、练兵二事果何如？”荣曰：“立宪非朝廷所信，老佛特以此牢笼中外而已。兵情积弊甚深，国家岁糜巨款，收效殊鲜，新兵习闻民权等说，未必忠于朝廷。吾惧他日之祸，即中于练兵也。君如柄政，能维持之，则祖宗社稷之幸耳。”

袁既退。语其亲信曰：“满员中只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竭意延揽，而

于东洋归国之昌言革命自由者，尤嘉纳无忤，且私有所馈遗甚厚，幕僚咸诧异，袁知之。一日，私室燕谈，笑谓诸人曰：“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而养之，则天下靖矣。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吾闻吴中村姬，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用意又毋乃类是。与其供盗匪略卖，毋宁为村姬之瘦马也。”众笑而服。复论及皇嗣事，袁叹曰：“当必有摄政王出见。渠狃于前事，不顾大局，吾行且受挫折。虽然虚骄之气，孱弱之朝，其与能几何？苟吾言不中，尚可支柱残局；【不】幸而言中，则必有安受其烬者。檀道济谓坏汝万里长城，与吾为仇，于渠果何所利耶？”众亦为之太息扼腕。

无何，两宫晏驾，宣统帝嗣立，醇王果摄政。以戊戌政变德宗失势事，衔袁次骨，谴责交加。袁知不可留，遂以足疾罢职，退居彰德，杜门却扫者三年。顾此中岁月，实非闲暇，乃正制造革命党之良好机会也。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燕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谊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野马（瘦马自引其类），或助党中爆发之资。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某党人尝述其经过事迹曰：初，予等以袁为党敌，列其名于暗杀之单中。会将往滇南谈党务，而资斧无着，告贷于密友。密友屏人谓予曰：“尔以吾为富有资财乎？予之挥霍，实有人供予取求，非予所固有也。”予问其所主，则附耳告以袁之别号。予骇诧见于色。友曰：“子勿尔，袁实惟一赞成革命之人。且将来实行家必袁也。子倘有所需，渠固无不应者。屈子玉趾，吾当以介绍自居。”予姑应之。

盖心中方有出入，以为得近袁氏，自有作用。苟睹其意不诚，尚不妨作暗杀之阶梯耳。遂从友往谒。及至，见私邸闳丽，园林池馆，拟于王侯。且警卫环列，检视綦严。独友人悄然前行，与警卒数语。警卒略视予，遂不复过问，听予随友直入。历堂宇数折，得一园门，其中花竹萧森，池沼幽畅。复有司阍臧获辈，咸鹄立以肃予友。予友曲折引予入一馆，题井雕绘，庀架琳琅，壁间多法书名画，商周鼎彝。友乃指一榻坐予，旋出至庑下，手按柱旁一牙钉，知为电铃呼仆者。须臾，一衣履华洁之少年趋入，友乃举予所预备之履历书付之，且喃喃有所语。语殊细，静中谛听，亦不可悉闻，似为有急事求见云云者。仆唯诺而去。良久，又有二仆入，则担一食盘，其中罗有饼饵、汤饺、糖果之属，约十数事。友谓予曰：“子来当饥矣。渠出寻常点心，盍尝之。”予亦不辞，试哺啜其三四，咸可口。食竟，仆复进茗撤具。越一二小时，其间烟酒供奉，络绎不绝。顷之，一仆始入曰请。友顾予曰：“可入见矣。”乃振衣行，历花坛桥榭数处，始抵一精舍。帘幕四垂，异香馥郁，庭前花鸟迎人，怡然心醉。仆揭帘让客，予侧身入，则数年来悬于心目间之目的物袁氏，斜倚醉翁榻上。见客至，掷书而起，走就中楹之一长桌旁肃客坐。友与予俱行鞠躬礼相见毕，逡巡就座。袁氏丰下微髭，目光炯炯，然态度殊甚朴诚。略询予之在东状况，旋以最简单之语奖美，亦无溢词。其时左右绝无仆从，似预告诫令暂避者。予心怦怦然，以为苟欲行事，此岂非绝好机会。顾彼如此诚恳，且有礼贤下士风，绝不似前此所传之奸恶。昔钜麀见赵盾忠于所事，遂触槐而死。百闻不如一见，古今同轨。予虽不效钜麀之捐生，顾安能不因此而心折。将来革命事业，未始不出此伟人之手，焉敢复作仇视

哉。予因收拾妄念，亦复振作至诚以相应答。袁亦赏予扑愿沉毅，略谈时局变态，及政治改革学说。予举东西各国大概以对，意殊侃侃。袁似首肯。未因引友语谓予，闻君南行，已备赈仪，戈戈之敬，幸勿峻却。倘此后缓急有需，尽可相告，勿见外也。予感激之私，几难择语以对，唯唯而已。旋即辞出。袁复与友密语，友唯唯。予即随友出室，袁送之帘外。予与友循路出园，抵一处，知为会计室。有人出酬应，言语甚和。少顷，一伙持纸出谓友曰，此某银号七百金支券也，以五百金奉贵友为赈；其二百金则某项使费，请公代发者。友颌而受之。即偕予出府，立往某银号取金，以五百授予，予略事捋挡。濒行，友谓予曰：“昨袁面嘱，渠已汇金万五千至滇边法国某银行，有支取证券在此。君其善藏之，勿泄于人也。”予亟允诺，遂行。及抵河口，则党务方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虽未奏功，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

及辛亥事起，袁出而组织内阁，卒酝酿以成议和退位之局，固由清政不纲，时机已至，不知皆袁之枢纽其间，实有以促成之耳。时党人之与闻机密者皆知袁为排满第一大功，故当南京孙文辞大总统职，令蔡元培等授命北京时，党中领袖某伟人宣言曰：“袁氏功不在孙文下，今为继任总统，宜也，非幸也。”众议遂决。是可见党人之服膺袁氏，盖有素矣。

小王爵

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薨。而某亲贵者，乃

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亲贵在宣统朝已正位揆席，顾其人阉茸巽懦，嗜利无耻。初颇恶袁之为人，当袁退居彰德时，屏不与通闻问。及武汉事起，朝列震动，仓猝欲议兵筹饷，迄莫得要领，于是诸权要金推袁，谓非袁不能弭此巨祸。而亲贵亦见风使帆，且欲特别见好，以为自保计，乃先遣心腹某甲，夙与袁氏契合者，持重币驰往彰滨迎迓。某甲如簧之舌，竟将一席话耸动袁氏，深信亲贵之为迎袁主动者，其恤民爱国不得已之苦衷，及能识英雄之巨眼，一若中朝惟彼一人有此见机。袁氏虽明知其无能为，而得此奥援，供吾利用，宁非绝好机会，遂亦施其牢笼之伎俩，殷勤款待，立引某甲为上宾。既入都，则首谒亲贵，与之密商三昼夜。始而组织内阁，以大权归袁，竟推倒老庆，且使老庆亦俯首帖耳，惟命是听。所以能然者，则彼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故也。初，亲贵之引袁氏，尚欲以爵相自居，而使袁总军务。及内阁议起，知时势变迁，实权已不可必得，不如坐得实利。乃使某甲风袁，但得使老夫终养天年，子孙毋转沟壑，则一切事可不问。袁慨然许以三十万金，并约畀其子若孙以若何官职。亲贵遂力耸太后，专任袁氏。不一月，而冯、段仰承意旨，勿赞成共和。隆裕即慨举二百六十余年之大宝，公诸民国，拱让袁氏措置。此中枢纽转移之捷，都中人莫不骇诧，岂知袁氏之处心积虑，非一日矣。

当袁既攫得内阁名义，知第一步已告成功，于是着手为第二步之运动。先以密电致意前敌冯、段两军帅，俾以倾向共和意表示朝右，以试内廷之情状。及复电至，果举朝震骇失色。宫中几至时闻哭泣愁叹声，贵族咸仓皇战栗，莫可为计。但愿保全身家性命，不敢复争宗庙社稷，并权位亦不妨割让。袁氏

徐起而觐之，知事机已熟，乃特密约亲贵至邃室，屏人而请曰：“公世禄高位，谊当与国同休戚。今革党势盛，京师动摇，旦夕且有肘腋变起，公愿坐视其破坏乎？抑尚愿保全之耶？”亲贵扼腕流涕曰：“奈何不思保全。顾自问绵力，恐无以胜此重任，故举一切委公。今仍举国以听公命耳！前誓俱在，公胡忽见疑？”袁正色曰：“非此之谓也。公意固然，下走无庸复议。但兹事体大，形势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上有皇太后、皇上，公虽明达果断，其如掣肘何？”亲贵毅然曰：“皇上幼冲，未能亲政。摄政王久已引嫌不问政务，公所知也。主大计者惟太后。太后视吾犹骨肉，凡所言无不从。公但有命，吾自能为公了之。”袁起致谢曰：“然则今日之排难解纷，非公莫属。愿公开拓心胸，破除成见，创此千古未有之奇局，拯彼百万无辜之生灵，而且可保万岁祖宗之血食。公如有意，则报酬之价值，当惟公命是听。至我将来优待，更不待辞赘矣。”亲贵闻言，似略有迟疑，旋乃答曰：“吾既许公举国以从矣，第畅言之，罔不可商。”袁乃举退位以谢天下之说进，且言苟能敦劝太后及早办理，则引各国宪法优待皇室之条，更当适合中国国情，使之双方美满，从此休兵息民，共享福利。此不朽之盛业，他日必铸像以祝公，公幸勿观望以失时机。亲贵默然良久，忽跃起曰：“吾犬马余生，苟获目睹太平，死亦何恨。今愿牺牲身家作孤注，玉成公之壮志。明日即入宫办此事，誓不反顾矣！”袁亦欣然称颂，出酒食尽欢而散。

越一日而开特别御前会议，凡王公大臣莅会，均相觑不发一言。更越一日，而退位之诏下矣。隆裕召袁入见，掩袂痛哭。袁亦泪下如绠縻。时内监持诏候隆裕批发，隆裕哭泣不止，意犹迟迟。亲贵方跪御前，恐中变，急抗声曰：“愿太后

以民命为重，早一日下诏，即早救生灵一日。此盛德事，勿过悲也。”隆裕知不可已，遂画行付内监捧出，命袁等副署，而清祚告终之最后五分钟即在此时矣。

闻宫中人云：先一日，亲贵入宫陈退位之说，隆裕太后犹巍然拒绝曰：“吾召袁世凯来京，与卿会同组织内阁，为保清祚也。今且此而断送天位，卿等辜恩负德，何以对祖宗于地下？”亲贵大惧，频以首顿地，称奴才死罪，愿太后惩治。良久，太后颦蹙不语，既而曰：“毕竟何法可解此厄？”亲贵知太后已无督过意，乃呜咽而泣。顷之，悲声大纵，且号且语曰：“民情风靡，士不用命，大事去矣！奴才无状，实不能有所计议。”太后亦泣曰：“竟至此乎？”亲贵乃历举冯、段电报及各省略应消息以告，且引袁世凯中外大势及善后事宜等称说，哀音瘳口，娓娓动人。太后曰：“吾一人断不固执成见，坐视荼毒生灵。第宗亲勋旧咸在，可征集众见，决此大计，异日勿谓祖宗三百年基业，断送于妇女之手也。”亲贵叩首受命，且引今兹退位，系极光荣之事，与历姓亡国不同，愿太后分别此意，明白宣布。乃立请下征集御前会议懿旨并正式上谕。太后即口授亲贵大旨，命付内阁速行撰拟，盖皆亲贵一人敦促之力也。

下诏之次日，袁氏即命人赍送银券五十万于亲贵邸中；又致手书，谓民国政府成立，即当任公为永久管理皇室事务长官，以酬大德。亲贵欣然受命，意此后子孙当不失富贵也。或泄其事于隆裕太后，太后大悲，谓亲贵全无心肝不置，深悔前此不应轻易允许，授彼发财之机会，因誓言宁死不愿见某。亲贵闻之，以三万金贿小德张为之说项。太后亦自认已过，不便显加谴责，然终郁郁不自聊，疾革之日，犹呼某名詈骂云。

京津兵变

改革之始，孙中山以十七省投票选大总统，开府南京，时退位之诏犹未下也。及袁氏之大计划既遂，而总统问题之竞争以起。袁初与党人通声气，固慨然有成功不居之高度。然在党人意见，亦以中山之政治能力不逮袁氏远甚，惟其野心必当限制。此论颇得多数赞同。故袁氏觊觎总统之阴谋，在党人并非绝端拒却，所争者南北地点之差异耳。党人以为北京系专制魔窟，且为北方民族君主习惯所薰染，一时以新鲜之共和空气输入，恐格格不能相容，故有请袁氏来南京就职之议。当日舆论颇激烈，袁氏颇难依违，初以北洋军队必赖镇摄，势不可遽离京都为辞。南京政府则固请派人留镇，务令袁氏南下受职，而不知其中密谋早布置悉定也。往来讨论至再，袁氏不得已，姑以吞吐之词揶揄党人。党人不察，信以为真，乃派特使賁盛仪至北京迎迓。既见袁，袁殊殷殷，仍绝不露反对之词色。其下属僚睹南使，莫不悲愤怨晋，惟一二亲信心腹，则阳阳如平常。识者早知袁之别有用心，断无俯首就南方轨范之理，然终莫测彼用何法以拒之也。

时军界自中下级官以降，莫不怒斥共和为无谓，民国为不经，公然敢为推翻之论，而袁氏不禁，与平日约束森严之状迥异。且于南使适馆时，又故令军界作奋激跋扈态以示之，如明谓己之万分为难，苟不羁縻，即不可一日居者。口有言，言南方；手有指，指南方，则皆疾视饮恨者也（南使中蔡大学校长其一也）。南使颇意沮，知旦夕必有变，然坚持约法，不肯退让。